



「醒世姻緣傳的多音演義」

《醒世姻緣傳》所見書目考

大木 康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）

此次有機會拿《醒世姻緣傳》一百回翻了一次(不可算「讀」)。作品中對幼學、科舉、官場、審判、刑罰、醫療、宗教信仰(迷信)、喪儀等的詳細描述，十分有意思，且顯然是了解當時社會狀況的寶貴資料。

有人主張:文本(text)是「引用」的紡織品(textile)。寫作的時候，著者動員他所具有的知識，也就是利用他從前讀過的書中的知識，把它編織成文本。因此，我們通過對某一文本中「引用」的分析，可以了解著者的讀書傾向等等情況。

在我的報告中，首先提供《醒世姻緣傳》裡所提到的書名列表，然後根據這個列表來考察其中的幾個傾向和個案。例如:有關科舉的章回中多提〈四書〉〈五經〉等經書。作品中屢見和《三國志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遊記》等小說有關的文字。《邯鄲夢》《南柯夢》《四德記》等有關戲劇的文字也不少。但，提及次數最多的還是《金剛經》《法華經》等佛典。有關《金剛經》的故事也形成《醒世姻緣傳》通篇的「故事框架」。



中央研究院
中國文哲研究所

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, Academia Sinica



「醒世姻緣傳的多音演義」

返回「祛魅」—「惡搞皆史」的想像

平田昌司(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)

《醒世姻緣傳》是一部「充滿笑聲」的小說。但其聲音不是尋常「歡喜和樂的結合」（胡曉真先生評《兒女英雄傳》語），而是充滿著虐謔惡搞的超級無敵黑色笑聲。例如，晁源被小鴉兒殺死，其鬼魂披了頭髮，赤了身子，渾身是血，嚎啕大哭著跑到慈母晁夫人床頭托夢，怎麼還要非常拘謹地「一隻手掩了下面的所在」（第20回）？兇惡無比的潑婦薛素姐怎麼在相于廷和丈夫的臉上「左眼污了個黑圈，右眼將胭脂塗了個紅圈，又把他頭髮取了開來，分為兩股，打了兩個髻子，插了兩面白紙小旗」（第58回）？小說作者在自己的筆下隨意地殺人、施虐，同時念念不忘逗樂讀者，彷彿在攝影機前鄭重導演電視搞笑節目。同時，表面看來大鬧放肆的惡搞背後似有一些善意的自主管制，如：薛素姐始終遵守著性道德的價值理念。

在「國故整理」運動以前，新派文人學士的群體中幾乎無人正面欣賞《醒世姻緣傳》的文學價值。錢玄同認為它「除了楔子之外，便是迷信，一無是處」（胡適致錢玄同信），魯迅撰寫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時居然徹底遺忘了這部長達一百回的長篇小說。後來到1925年左右，正在構建白話小說史的胡適重新發現了這部作品的價值。1933年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卷首的徐志摩序、胡適〈醒世姻緣傳考證〉進行一番「祛魅」式解讀的示範表演，為未來讀者宣講現代的、科學的小說閱讀法。之後，胡適曾展示過的幾個研究模式引導著學術界：有關作者和成書年代的考證、語言特點、性別研究、宗教史、社會史、教育史、經濟史等等。可以說，胡適成功地奠定了「惡搞皆史」說的基礎。假如沒有胡適和亞東圖書館的大力貢獻，不知道《醒世姻緣傳》什麼時候才有機會浮出「歷史」的水面。

只是一定睛觀察，我們很容易注意到胡適多麼聰明小心，其解讀始終不離作者考證、故事材源、方言背景等安全地帶，並沒有跌入小說作者擺下的銅網陣。我們是否應該返回七十多年前「祛魅」、去惡搞化的現場，剖析「惡搞皆史」想像的時代背景，然後試圖奔進《醒世姻緣傳》門戶曲折的種種機關？

本人不會、無力、更不敢走出樂蘅軍〈蓬萊詭戲—論「鏡花緣」的世界觀〉、王德威〈歷史與怪獸〉、胡曉真〈蘋蘩日用與道統倫理—論《兒女英雄傳》〉、羅志田〈文學的失語：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〉等經典性著作曾經提出過的思維框架，請與會學人事先予以諒解。



「醒世姻緣傳的多音演義」

醒世姻緣：凡庸人生與倫常世界

王鴻泰(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)

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我們不妨將《水滸傳》到《金瓶梅》到《醒世姻緣》放在一個發展史的脈絡來理解，再將此發展置於社會經濟，尤其是商品經濟與城市生活的場景中來思考。由此，大抵可說，這是一個故事場景由江湖→城市→市鎮的過程，主角由傳奇英雄→城市豪強→凡庸懦夫的過程。這是一個視角漸趨貼近現實人生、人性與日常生活的過程。

小說內容之日趨於凡庸人生，固可說是小說的「進化」過程。然而，敘述重點的轉移，由以力相鬥到以利相爭，從拳頭到銀兩，從江湖恩仇到日常瑣事與幽微情緒，也與社會發展密切關聯。一方面可說是由於商業發展下，市民生活不再平靜，日趨複雜，因有足供傳述的豐富性；再者，市鎮生活中衍生出來許多傳播媒介，諸如三姑六婆者流，不斷傳述各種生活情事，因而刺激世情小說的寫作。小說家也因此可降低其眼界，放大其視野，真正進入市井世界，深入一般小民的生活細節與情感波動中。然而，這種「參與觀察」，對小說寫作也構成極大的考驗，如何梳理龐雜、瑣碎，乃至混亂的生活細節與糾結不清的人情世故，而給予一個解釋，這成了事／理之間的難題，其事複雜，其理難明。掌握不當，則敘事枝蔓橫生，說理自相矛盾。《醒世姻緣》即內含不少此類問題。胡適說：「《醒世姻緣傳》真是一部最有價值的社會史料。他的最不近情理處，他的最沒有辦法處，他的最可笑處，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會史實。」我大體認同這樣的說法，傾向於將這部小說當作歷史材料來讀，也嘗試將此小說納入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中來讀。而在這種角度下來解讀這部小說，正可以發現，其所刻意描述之諸多現象，正與 16、17 世紀之諸多方志所載之社會風氣變遷情勢，相互呼應。小說所著重敘述之夫綱不振、妻妾爭寵、主僕關係、婦女外向、服色僭越……等問題，正與當時貧富差距加大，人口買賣盛行，富者僕婢眾多，

士人好娶美妾，乃至婢妾成群，家庭規模擴大，家政管理複雜化；士人「不理事家」，女主當家；城市繁華，婦女好遊，商人興起，物質豐富；貨幣加速社會流動，乃至造成價值流動……等社會情境相應合。而凡此種種，大抵可說這是商業化以後，當時社會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。所以，此作大致可視為是社會的縮影或反映，可以，也應該，納入社會史的脈絡中來解讀。

在閱讀策略上，我想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將它當作是一個明末市鎮的「民族誌」。作者是個用功的田野調查者，他對這個市鎮，尤其一兩個特定的家庭，作了極為仔細而深刻的考察，特別是搜集了許多的豐富而生活的口語資料，藉此，呈顯社會生活複雜且豐富的面貌。同時，作者也嘗對此生活中之人事變遷提出解釋。

這部小說的作者，面對的最大問題是：商業化的社會，風氣變遷下，秩序混亂，倫理脫序，身分錯亂。作者因而用力刻劃此一「乾綱不振」的社會情狀：自個人家庭以至社會國家，多是妾婦當家，小人當道，乃至太監掌權。所有正面的陽剛力量，夫綱君權、司法正義，都受制雌伏，難以發揮作用，以至這成了一個倫常失序的世界。概念性地講，作者面對的是一個「貨幣化」的社會。貨幣造就一個「流動」的世界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流通互換，所有的關係、位階都可以融解、重構，所有的價值都可以量化、轉換。作者面對的是貨幣化造成的「流動」——最明顯可見的服飾的僭越，及諸多不「安分」的個人的越軌活動——深感危機，以致認為這是一個脫序的社會，因而刻意刻畫此種亂象，且嘗試解釋其背後之因由，乃至重構一個有秩序的世界，並說明此秩序邏輯。而他所提出的秩序邏輯，尤其「命數」之說，大抵可說是明末流行的「功過格」式的果報觀，數量化的果報觀卻又可以說一種貨幣邏輯。



「醒世姻緣傳的多音演義」

醒世之惡：作為勸善讀物的一種讀法

李豐楙（政治大學宗教所）

《醒世姻緣傳》從勸善讀物的讀法切入，與一般善書所強調的功過例證，特別集中焦點於「醒世之惡」，這種寫法如何解釋？這部惡姻緣之所以隱名其作者並依託山東另一地名，是否僅如《金瓶梅》之例，事涉褻穢故隱真名？從被推溯的明末清初文人為例，袁州人賈鳧西（1589-1675）鈔輯《澹圃恆言》有關持身、齊家等治家須知，另一位諸城人丁耀亢（1599-1669）晚年撰《家政須知》，較早著《續金瓶梅》即是作《太上感應篇》的注腳。明末清初興起勸善運動，江南士人以注解編刊善書為道德教化：周夢顏（1656-1739）撰《欲海回狂》多從善功勸人戒淫；而黃正元也纂《欲海慈航》，中亦多戒淫案例。江南士人以圖說、例釋勸人戒淫，扭轉江南商品經濟下的奢淫風氣。相較之下，山東士人如賈、丁等則是以小說敘述，目的仍是因應晚明山東的奢淫成風，只是敷衍長篇故重在人性、人欲之惡，此為取徑方向之異。

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際，西周生、然藜子亦如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思想家，反省明朝為何會亡？賈、丁等則以文學敘述書寫末世圖像，被寓託的繡江縣明水鎮為何崩解？就是人性失序而導致社會失序、宇宙失序。小說語言的歧義性：兩代，從武城晁家、主人翁晁源到明水狄家、狄希陳，兩代之間的因果報應，正是戲劇化表明功過的因果關係。這部醒世之惡之所以偏於惡緣，惡姻緣僅為主線，彙編而生的多為惡人，連儒、釋、道中人亦不例外。從明到清山東地區為民間教派特盛之地，連同善書運動，民間之人與宗教人士勃興一種講善修道風氣，在二百餘登場人物中，可與惡人對比的就是晁太夫人的施善、胡無醫的主講《金剛經》，這種從惡到善、從結（冤）到解（冤、厄）的冥律是他力主義的天道、神道。勸善運動的核心信念，對三聖經（太上感應篇、陰騭文、覺世真經）的闡揚，都是基於神道設教而反覆教化。

目前對於這部書的思想淵源，仍多集中於「正統」的儒釋道三教（如浦安迪之於理學），其實文本中所彰顯的神道，多為通俗化的勸善思想：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在明、清鼎革之際，諸民間教派在山東地區，也尚未完全被邪教化、異端化，教派中所舉行的神道，設教目的正是為了度劫濟世。相同的警世因果報應譚就是為了解罪與造命，敘述文本所重的惡緣形成狄希陳的命運，從一己到一家的命運共同體，非僅關乎晁源、狄希陳兩人，而關聯的晁、狄兩家如何跳脫命運之網？這一勸善讀物在敘述「解」的過程，既同又異於善書者凡有數大端：

1. 袁黃因行善而改命，為個人意志而決定命運；但狄希陳的立命、造命則是他力：勤誦《金剛經》。
2. 惡緣不限於惡姻緣，按照善書的凡是定律：凡造惡業者必得惡報。
3. 獎懲的神道、天道，其代理者即是諸神仙，從個己到集體俱受到洪水等災害，即是天所降，表示集體墮落的懲罰。
4. 善／惡的二分即是功／過的律則，末劫世界被夸飾為精怪（妖狐）作孽，群惡橫行，反映明亡的朝代末氛圍。
5. 行宦與行旅在狄希陳、素姐，既是空間的旅程，也是解除的歷程，懼內與悍婦之結都由行程具現其心理，此中關鍵地點的安排別有意義。
6. 兩代是否存在政治隱喻：妖狐？妖胡？末世的墮落圖像是否為一種寓意？明亡之因果在入清之初，文字獄的恐懼是否促使賈、丁一類文人既隱其名，亦隱其政治意識。
7. 惡姻緣的奇傳體，在世情小說譜系中，既異於出身修行的聖傳，就從勸善讀物的因果譚創出晁、狄兩代惡的出身譚，而修行乃是救贖之苦難，最終的證果則是宗教，祖先的預示僅能解小厄，所反映的價值觀為何？